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香祖筆記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員外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駱鍾球

香祖筆記卷四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康熙四十年

駕臨塞外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鴿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于

行在問之對曰鴿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

方云草生嗚鹿山必俟千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

結數枚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竒四面皆作連瑣格子上下㐌字文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一猿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𤍠琇官秦中嘗見之

黄周星字九煙崇禎庚辰進士性簡傲嘗遊嘉善遇一人負薪過市口作吟哦聲揖入詢其名氏曰崔姓名金友出其詩五言云花落無人徑雲飛到處山七言云因風去住憐黄蝶與世浮沉笑白鷗又云吟思白隨墜頓家

釀坐對青山讀異書自號樵隱黄鷟異因與定交

某大臣籍沒時有一書案乃琥珀琢成而嵌水精方廣二尺下承一替亦水精為之高可三寸貯水畜朱魚紅鱗碧藻呴沫游泳怳若麗空按元時雅克特穆爾於私第作水精亭子四壁皆水精鏤空貯水養五色魚其中剪綵為白蘋朱荷諸花草壁中置珊瑚闌干光采玲瓏右李材解酲語載之古今事相類有如此

宜興任弘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

上疏請定服色於是三品已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猻一日五鼓入

朝遇梅桐厓鋗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絶句戲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猻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琴尊吏部侍郎趙公玉峰士麟曰公詩大佳尤難其押韻天然耳梅今為御史中丞巡撫福建鈕玉樵琇觚賸記此訛為京師謡語葢不知為予戲作也

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毫用鼬鼠精鋭宜書吳興趙子昻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彦皆與之善尚方時有所需非進中製不用也每自持筆以入必蒙賜酒令京師未有以善筆名者矣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為動忽言腹痛就盆産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汚覆諸㵎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㵎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大小勞山在萊膠州即墨之境 延安府甘泉縣北二十里亦有大小勞山狄武襄與夏人相拒士卒疲困憩此因名

烈婦王氏名富英儒家女也其母夢呑牡丹花而生故以為名康熙癸丑歸孫文恪公之孫梘會土寇亂婦被掠賊帥慕其色將犯之堅不從繼以兵刃搒掠亦不從荳閣伺守者倦而寐遂以帛自縊死貌如生賊帥驚嘆其貞烈已而自悔曰如此烈婦而我偪之以至于死吾

不知死所矣乃謝其儕伍披緇入山不知所終

明末靖海衛向化其父指揮某投海死化年十六沿海岸哀號三日亦投于海次日天方晴霽忽西南有聲如天鼓雷雨大作化尸以頭戴父尸浮至海岸觀者如堵莫不驚異泣下其家乃祔葬焉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醵金謀為娶婦一日于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毿毿白居然嫗也遜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

日嫗感其忠厚曰釀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為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為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于市中買一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葢母子俱為旗丁所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即為之合巹成禮嫗又自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尚存珠數顆可鬻之為歸計乃攜壻及女俱歸二子者固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産同居終其身人以為遜忠厚之報云

張道濟手題王灣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于政事堂王元長賞柳文暢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書之齋壁皇甫子安子循兄弟論五言推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以為極則又若王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稱為文外獨絕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羣公咸閣筆不復為繼司空表聖自標舉其詩曰回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玩此數條可悟五言三昧

漢侯覇子孫稱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父曰家父母曰

家母潘尼稱祖曰家祖蔡邕書文稱姑女曰家姑家姊班固書集曰家孫顏氏家訓姑姊妹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此說與班蔡之稱不同矣

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病郡二千石賜告不歸家自馮野王始也

琵琶録云羽調緑腰注云即録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録出要者以為名誤為緑腰也白樂天詩注又謂為六幺乃其曲又有高平仙吕非羽調吳楚材彊識略云然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宫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令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令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

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注導馬也國語曰句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

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内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世或疑文中子以為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陋儒也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可信耶不可信耶吾故特筆之以結

此輩之舌若門人薛收等議謚文中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禮生曰名死曰諱今世俗不辨以諱混施之生者極可笑然漢人有之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廟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堂谿公曰玉巵無當當底也謂人主漏洩羣臣之語也譬玉巵美矣而無底則水迸散不若瓦器有當適用也如所謂君不密則失臣也

海船曰艆䑼江船曰䑿䑿作蠡音

明洪武初立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令晉王燕王為宗正周王楚王為左右宗人皆正一品其後不然

本朝無宗令宗正等名率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掌之亦有多羅貝勒協理府事者惟宗人府丞則以漢人為之位次副都御史與通政使大理卿同列曰宗通大

古稱宗室藩王之賢者曰間平謂漢河間獻王東平憲王也又古稱原嘗謂趙平原君齊孟嘗君皆舉第二字

言之

今户部有總督倉場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總轄京通各倉倉監督則以各部員外郎主事差遣即漢之太倉令丞也唐明皇以御史充太倉出納使五代改曰如京使取詩如坻如京之義宋沿之故椰開稱椰如京舉其官也

兵部有督捕滿漢侍郎二人（滿左漢右）左右理事官四人（滿官二人漢官二人）專司緝捕八旗逃逃之事其屬漢郎中一人員

外郎一人主事六人司務一人今歸之刑部曰督捕司止設漢郎中主事各一人管子所謂僕區是也昔耶律文正公楚材對元世祖曰今天下一統逃將安之此言最得大臣之體予先曾官督捕侍郎今十四五年官刑部尚書復兼領是事惟以文正之意仰承朝廷寬大之恩宣布四方而已故終歲不劾一失察之官不治一窩隱之罪非敢縱也亦古人所云無擾獄市之意而已

户部之屬古有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布政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民支金倉四科刑部之屬古有憲部比部司門都官明改十三清吏司分掌十三按察司之事而各司吏書仍分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存古制也

本朝因之但明代以南北兩直隸之事分隸十三司

本朝則增江南一司耳刑部又增督捕一司為十五司

工部四清吏司外今增製造庫滿洲司官外惟設漢郎

中一人即宋之文思院也考工之官以文思命名甚奇

六月初七日和碩恭親王病薨諡曰闕諱長寧

世祖皇帝三子

六月二十六日和碩裕親王病薨諡曰憲諱福全

世祖皇帝長子

和碩裕親王世子保泰襲封親王

偶觀明秦人趙統伯一驪山集崖雞一篇略之如左以補物類相感志所未及容有龍鳥者謂為崖雞丹喙朱趾佳尾鳩

臆大倍鴿益雄屬也因指其喙此雛時殊黑成翮而飛始蛻其喙褪黑出丹鷃䳍之褪易其色雇鷄之褪并脫軀殼方褪時喙吭腫歉如蛇蛻然因言蛇蛻如蟬蛻殼枯虛裂頂而出如更生然座客或言麀蛻眼常求亡羊得麀窮谷草中故睛閉而新眶未啓又有言獺蛻肝者曰獺肝凡十二析月腐一析則他一析更新循還歲更故諺曰人心象膽世事獺肝又有言羱蛻角者羱野羊也大者重千斤方蛻時自投絶崖巔震撼以自解而羱亦自决死矣已甦而自逸但不能得其蛻期

若麈鹿之冬夏云有趙生者因言其地多麝曰前人言麝噬虺食栢而香結退臍而藏覆以自珍吾邑會寧無栢麝將何食麝春和其臍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蠓集其臍膻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蛇回旋數周撑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獵人得其臍或收蛇不既者或收而未化化而不盡者大抵蛇為其香之主也言既容有

談龍者龍之蜕以首昔見晁氏蓄藥嘗得全首置牖下高可二尺許或得之地中或得之石中然不得其蜕之詳文矯異

甚可喜趙又辨鳩逐婦一則云鳩逐婦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其雌雄之情求好逑也非逐而去之之謂歐陽永叔云天將陰鳴鳩逐婦啼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非也

趙又云韻書五噫噫本平聲楊眉菴莫解梁鴻五噫歌趙大洲梁君五噫今安否皆作去聲誤按字書噫音依恨聲又音隘飽食氣滿而有聲也則依音為是

楊用修言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如且從毛鄭

胡釘鉸事或言列禦寇或言柳文暢王性之默記又載諸先生過慈上座事云他日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後諸為章惇引薦特置第五甲勉往置冠帶而作帶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即胡釘鉸也驚問慈上座何在曰上座於人一舉意即知之且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也此胡釘鉸又異人矣一耶二耶

寶應孝廉陶成字雲湖朱升之大參妻父也以畫名家偶閱王兆雲揮麈新談載其行事怪僻甚殆郭忠恕之

流成小時從師見其妻即圖之次見其女又圖之皆逼真師怒逐之寫花鳥人物最工芙蓉尤入神品然與物多忤性不可測識有富人欲求之而不敢言乃於其游歷之所遍栽芙蓉秋日花盛開成過之喜甚主人已預具絹素張于庭立成二十幅索酒痛飲而去嘗同升之赴會試距試期僅三日忽語升之曰聞張灣某氏丁香盛開子其從我游乎升之不可成買小車徑造其家痛飲花下五日乃去遂悞試期嘗以抉伎事露御史知其

名欲全之觀其贈伎詩曰此殆非子作成爭之曰天下歌詩豈有出陶成之右者而謂他人作乎竟坐除名晚過一伎甚美而不肯與接成自織錦裙持見之精類鬼工伎乃大喜既遂挾伎以遁坐謫戍邊

陳寒山函耕云王立轂字伯無少入雞足山忽逢伽葉引入石壁中語之曰汝墮火宅中行慈忍戒他日勇退急流橋下前身猶在既出壁合如故王遂持戒殺終身

高念東侍郎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流水外湔

圖修竹緒風間予愛之命畫師禹鴻臚之鼎寫為二圖

大唐傳載云顏魯公刻姓名於石或置高山之上或沉

大洲之中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此因杜元凱事而

傅會之耳魯公碑版照曜天下安用區區為爾亦陋甚

矣

李龜年有弟彭年鶴年開元中皆有盛名鶴年善歌製

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見大唐傳載

宋荔裳琬在京師一日招龔芝麓大宗伯梁蒼巖大司

馬及予兄弟飲梁家園子予首倡偶用纈字明日梁問
予纈字之意對不能悉按潘氏記聞云唐明皇柳婕妤
妹適趙氏性巧慧鏤版為雜花打為夾纈代宗賞之命
宮中依様製造又西河記西河婦女無桑蠶皆著碧纈
韻書但言繒耳
上己卯南巡視河
賜江蘇巡撫臣宋犖仁惠誠民四大字又
賜懷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績再南巡渡江

駐蹕江天寺（即金山寺御賜今名）舉時扈從奏云臣家有別業在
西陂乞
御書西陂二大字
賜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玉音云此二字頗不易書舉再奏云二字臣求善書者
多不能工刑部尚書王士禎少與臣為同學嘗云二字
倘得
御書乃為不朽盛事

上笑而書之即以頒
賜頊之
駕回行宫又
命侍衛取入重書
賜焉再
賜清徳堂大字㘽西陂有緯蕭草堂釣家芝梁諸勝嘗
邀予輩同人賦詩今果獲
御書張之不世之遇也古名臣别業最著無如午橋平

泉皆地以人重顧未聞有此剏輞川盤洲以下予常有扈從紀
恩詩紀其事中一首云
御筆傳來訝再三西陂實墨秘龍函一時盛事流傳速已入漁洋續偶談

李庶常麗生〈廷章〉蔚州人示予雲中節義録所録闖寇之難大同殉節者五人宗室二人永慶郡王某管理襄垣王府事鎮國中尉俊寀巡撫衛景瑗韓城人監司朱家

仕河州人其一則諸生李若葵也衛公本末載諸他書甚著餘得畧而書之永慶郡王失其名居大同甲申正月李賊将出鴈門掠雲中諸王府謀迎降王獨大言曰堂堂親藩奈何降賊持何面目見太祖列宗于地下乎賊至王介胄率左右鼓譟出將赴敵死顧左右曰今日乃孤畢命時也鄉輩寧死同時勿辱賊手方抵城門會總兵官姜瓖叛出迎賊與王衛士戰射王中肩王死之官屬殲焉瓖遂以城降鎮國中尉俊寀被服儒雅善八

分書慷慨好談節義賊逼城聚弟姪謀曰所不遣汝曹
先去者欲同急難耳然同死無益汝不聞微子之去伍
員之覆楚乎我死使人知宗室有殉國之臣若輩各從
其志惟不可降賊以辱國乃闔户大書于壁曰襄垣管
理殉國盡忠旁注九二慧泉四字遂自刭九二行也慧
泉其字數日家人歸殮之顏色如生朱家仕中崇禎戊
辰進士巡撫衛景瑗雅重之聞寇警衛公召集文武衆
僚屬歃血漢壽亭侯祠下衛既歃總兵官姜瓖有異志

逡巡不進家仕獨義形于色誓不與賊俱生城陷前一日赴井死諸生李若葵率妻子等同縊題壁曰一門俱死大節已完七日始殮舉家顏色如生代王明太祖第十二子國大同諡曰簡

七月初一日

上聞裕親王薨自

行在冒雨回京師至東直門望城而哭未入宮先

駕臨王府率皇太子哭奠既登輦哭不絕聲入

大内避正殿居延禧宫諸王貝勒内閣部院九卿八旗都統等文武諸臣慰問

起居請節哀仍赴蒼震門請

駕還宫不許王慈惠謙和動必以禮

上素篤手足之愛朝論以為不愧漢之間平云

是日又

命皇太子詣恭親王靈幄奠酒

予前記雲間有木工蕭姓者能詩未詳名字近讀觚賸

乃知蕭名詩字中素别字韭厓博學能文尤長于詩嘗有五言云遼海吞邉月長城鎻亂山七言云山寺落梅傷别易天涯芳草寄愁難皆佳句也

初五日裕親王殯于齊化門外郊園

皇太后

皇上皆臨王府親送滿漢内閣九卿皆送至園奠畢歸

入朝

上傳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李斯義掌河南道監察御

史呂琨同内閣戶部赴
乾清門問山東今年水災情形并問前遣官照口外養
蒙古例往賑實有益于百姓否　臣士禎奏
皇上軫念民艱特遣人員照口外養蒙古之例賑濟地
方大小官員仰體
聖意實心料理不敢丈具視之自實有裨益于百姓但
今年之災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過十餘州縣今年則
六郡無不被水加以冉災視去年不啻數倍今舊穀已

盡新穀絶望民間所苦在于無米

上諭戶部尚書凱音布速發通州倉米往賑

初六日

駕幸口外

袁氏自江左已來淑槩察昂歷著高節及唐初文皇將選東宮官屬謂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憲侍側不去王充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獨不

署名父子皆稱忠烈又表朗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世台鼎而累朝首為佐命恥與為伍朗孫誼虞世南外孫也為蘇州刺史謂司馬張沛曰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矚始可稱舉老夫是也宜其高自位置如此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初唐所少信明吾鄉益都人也以五月五日午時生有異雀數頭五色畢備鳴于庭樹初仕隋為堯城令竇建德欲引用之族弟敬素為建

德鴻臚卿勸以立事信明曰昔申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吾終不能屈身偽朝遂隱太行山貞觀中應詔舉為秦川令卒信明不獨才名冠一時而大節毅然尤為可書其自負詩過李百藥非謇傲也鄭世翼何許人乃敢肆其輕薄耶

全州謝良琦字石臞能為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邂后公廨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予也乃

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為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會同年江陵胡默齋（在恪）官江南提學聞謝名過毘陵因召見之謝時有母之喪要經而往甫登舟胡亦卞急人也望見之怒甚急使麾去謝傲然不屑予按唐李林甫欲致蕭穎士時穎士居喪廣陵聞名詣京師縗麻謁林甫于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忿乃作伐櫻桃賦以刺之與良琦事正相類

舊唐書爲李巨川作佳傳列于文苑始終無貶詞新唐書則置之叛臣傳特書其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李筠之罪使非宋景文則巨川首惡網漏吞舟矣春秋之義謂何然新書既以僕固懷恩李懷光李錡等爲叛臣又列李正己師古師道吳少誠元濟等於藩鎮一進一退其義何居每開卷至此輒爲憤懑移日

致仕前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伊桑阿辛公滿洲人順治乙未科進士康熙戊辰以禮部尚書大拜在相

位十五年壬午以病予告至是辛年年六十六謚文端

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啟中或浴于泉見一鼠躍出純赤色長尺餘曰朱砂鼠

古今文人有名不大著而其詩實卓然名家者世人多耳食抑何從知之如歸田録所載謝伯初景山送永叔謫夷陵詩中聯云長官衫色江波緑學士才華蜀錦張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孃明欽天監博士馬軾字敬瞻送岳李方閣老云五嶺瘴高煙蔽日兩孤雲

濕雨鳴秋結句祭罷鰐魚歸去晚刺桐花下月如鉤右二詩即使當世專門名家操觚染翰未必能到論者不可徇名而失實故特表而出之

常愛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又明初人詩數家茅屋臨江水一路松風響杜鵑寫蜀江風景宛然在目予曾擬作一聯送同年張仲誠沐知資縣云子規聲斷處山木雨來時又嘉陵驛路千餘里處處春山叫畫眉皆眼前實景也

歐陽公云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蘇公云歲云莫矣風雪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于此間得少佳趣此等寂寥風味富貴人所不耐而予最喜之政苦一年中如此境不多得耳二公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歐公有刑部海棠及刑部看竹詩今刑部詎復有此游觀之勝耶

予甞謂詩文書畫以人重蘇黃遺墨流傳至今者一字兼金章惇京卞豈不工書後人糞土視之一錢不直所

謂三代之直道也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顔魯公書雖不工後世見者必寳之非獨書也詩文之屬莫不皆然

歸田録記陶穀召對便殿傍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穀乃趨入予嘗笑之穀欲效汲長孺而其奉使南唐吳越狼狽乃爾疑出兩人之所為又何歟

御史言事不先白臺長自宋劉子儀為中丞始

李方伯紫瀾濤自桂林歸求為母夫人作傳貽予楊孟載手錄眉菴詩集五大冊雖書法未為當家然先哲故物可寶惜也每幅有子京墨林項叔子琴書清暇等印蓋禾中項氏藏本也卷首自識行末有業字號三字云余自離吳門未嘗作詩間有所述不復存藁邇來西江意或得追理舊業而案牘山積雖罷塌駑鈍猶不及十之二矧從容筆硯間哉固知有愧于穆之也冬十一月宜春候上猶臨江冬字至候一句下又一圈句疑有誤余奉省檄執鴈謁

軍門修聘禮自已未至丙寅往返者八月凡目所覩身所歷念慮所思得短章五七言古律絶句四十首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强語澀殊不成音欲棄置水中後念余友方君以常每以不得見舊藁為憾姑存此以貽方君君長于詩尤工唐人五言與余友張羽來儀為倡和友云吳人楊基識後書五言一篇云今夕復何夕夢我生平友握手無所言但道别離久覺來聞秋蟲空堂竟何有不知千里道君䰟果來否當年亦如夢聚散一

回首起坐誰與親鐘鳴月穿牖其詩分體不分卷凡若干首不止序所云奉使四十首也按孟載始以薦為江西行省幕官此蓋江西時所自書首卷起寓懐十二首與今本同但今本作感懐耳按眉菴集中有秋日懐方員外詩張静居集亦有元日雪懐方員外以常送方員外歸吳興詩所云晴春入舊臘積雪含清暉是也方蓋吳興人

王徵士集四卷都少卿元敬所定有元敬及浦杲序徵

士名奭字常宗又號嫣雌子洪武初與高季迪同修元史後亦同死魏觀之難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為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来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賀溫庭筠殊墮惡道餘體亦不能佳詎能與高楊頡頏上下乎固知高楊徐王之說誕而無徵矣此本嘉定門人陸廷燦扶照所刻

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直大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非眇

小也如叙莊宗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為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之遂成絶調惟以張全義為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于全義傳略無貶詞葢即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為定論也元之吾鄉鉅野人其小畜集三十卷黄俞邰虞稷千頃堂有傳本惜未及借録

元吳師道禮部集二十卷詩九卷雜文十一卷師道金華蘭谿人與許白雲講明金仁山之學而與黄晉卿潜

柳道傳貫為友故其學問文章遠有統緒時稱其為文清勁善持論友人朱簡討竹垞常稱之此本乃崑山徐少宰果亭秉義寫以見貽者吳至治辛酉進士仕止國子博士致仕加禮部郎中故集稱禮部云

吳師道仙山秋月圖詩自注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詩中感慨濟王之事以楊妹子為楊后誤

陸廣微吳地記所載如語兒亭等最為可笑又多可疑

者如馮驩宅謂在吳縣東北二里五十步有彈鋏巷又謂海鹽縣東十五里有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三墓尤謬按齊乘云三士冢在臨淄南一里一基三冢晏子春秋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齊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餽之二桃云云是事真妄固不足辯然三子齊臣死不葬近郊而遠葬吳地此復何理至于馮驩宅之謬又不煩筆削者也與張騫有墓在平原班超有墓在長清同一傳譌齊乘已辯其非矣

世言瓊花天下惟揚州蕃釐觀一株故宋人作無雙亭于其側然元遺山續夷堅志云鄠縣南十里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大四人始合抱逢閏即花以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按此則不止廣陵有之矣

香祖筆記卷四

香祖筆記卷五

刑部尚書王士禛撰

康熙己巳庚午間在京師每從朱錫鬯黄俞邰借書得宋元人詩集數十家就中以長沙陳泰志同為冠因鈔其所安遺槀一卷以周弼伯弜汶陽槀臨江鄧林性之皇荂曲金華杜旃仲高癖齋小集附之數子者名不甚著而其詩實足名家按吳正傳跋杜端父墨蹟云杜汝

霖仁翁學於胡安定為李公擇所稱其孤陵陵五子旗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旞季高旝幼高伯高登呂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橋齋稾仲高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善著杜詩發微辭齋稾叔高嘗問道考亭與辛幼安諸公游端平中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讐李幼文亦相上下幼有稡裘集葉正則為序人稱金華五高伯高為最旃子去輕此帖乃去輕手筆葢先大父碧溪翁

之友宋末士競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獨尚古文章令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

白樂天論詩多不可觧如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為下劣而樂天乃極賞嘆以為此等語在在當有神物護持悖謬甚矣元白二集瑕瑜錯陳持擇須慎初學人尤不可觀之白古詩晚歳重複什而七八絶句作

眼前景語却往往入妙如上得藍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可憐八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類似出率易而風趣復非雕琢可及敷水在華州東水出雕敷谷酈注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予過其地憶白詩亦為之流連而不發也

明天啟時內官多購異花種於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蛺蝶菊番蘭秭之屬陳悰天啟宮詞云春風香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即美人蕉

南唐名臣如韓熙載孫忌王仲連皆山東人而著述之

多無如朱遵度遵度青州人好藏書高尚其事閒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若干卷見鄭文寶江表志然陸馬二南唐書皆不為遵度立傳

予昔輯謚法考頗以一字二字為疑讀獨孤及毘陵集呂諲謚議初擬謚肅而度支郎中嚴郢駁之謂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旌德章善請謚忠肅及復駁之云文王周公晉文武功極盛而皆謚文莫缺甯俞隨會文德豈不優而皆謚武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

字謚非古也唐典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彦博謚恭岑文本謚憲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此皆當時赫赫以功名居相位者不過一字由此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在字數則是文武成康不如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晋文不如魏安釐泰莊襄趙武靈楚考烈也其言甚辯卒用及議是在唐時已不知一字二字之例謂何矣謹為宰相而史入良吏傳亦所未喻

唐獨孤及至之毘陵集二十卷補闕安定梁肅所編肅

後序稱門下生益其門人也集首有虔州刺史李册序末有吳郡祝允明跋云是吳文定所鈔東閣本予按皇甫湜諭業一篇歷評唐人文章稱獨孤之文如危峯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今讀其文殊不盡然大抵序記猶沿唐習碑版叙事稍見情實仙掌函谷二銘琅邪溪述馬退山茅亭記風后八陣圖記是其傑作文粹畧已載之權德輿議及謚曰立言遣辭有古風格濬波瀾而去流宕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拒衣入室之徒

皆足以掌贊善而東方冊及之為文可徵矣卒謚曰憲
及位止牧守而
得謚亦非常格

唐歐陽詹四門集八卷之中棧道銘弔九江驛碑材文最佳其自明誠論有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安得此離經畔道狂誖謬悠之論耶韓文公與之同時同年獨作原道原性諸篇不愧稱大儒矣

蔡卞壬人也然其作毛詩雜觧頗有可取者如木瓜詩

云齊桓信義及於諸侯率懐其德不専畏其力故問遺得以稱其重輕以為禮孔子所以嘆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天啟中小人造東林朋黨録點將録天鑒録同志録東林籍貫盗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録諸書以媚逆璫殺諸君子與蔡京黨人之碑韓侂胄偽學之禁無異然其中亦有以小人竄入者如李清臣章惇曾布張商英之屬與温潞諸公同列是又不可解也如朋黨録中之顧秉

謙周延儒魏應嘉馮三元點將録中之許其孝魏應嘉郭鞏陳保泰楊春茂同志録中之張我續東林籍貫之郭鞏張文熙薛貞盜柄東林夥夥安其等是也

宋臞翁詩集一卷長樂敖陶孫器之所著器之非江西詩派中人而詩深得江西之體其評詩最精嘗自云此評手書兩紙一貽莆陽劉潛夫一貽同舍朱仁叔其自貴重如此韓平原當國時題詩臨安酒家壁弔趙忠定公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幾罹於禍亦

奇男子也

句曲外史雜詩一卷元張雨伯雨著詩多拗體予最喜其絶句如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三香圖丹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鯉魚風起駕春潮萬壑松濤雞犬茅茨接暝煙平林如薺遠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已近飛鴻滅沒邊黄子久畫頗有坡谷遺風自題云乙酉歲自春徂夏霪雨時多日處幽篁中未有粟飯過予桑

者間弄筆研寫詩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兩告

章丘李中麓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為第一等倪瓚莊麟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王弇州輿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盡觀所藏書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為定論也（畫品畧云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於一時陶雲湖如富春

先生雲向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雖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沐兕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貫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究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

宋子祠之制予昔與亡友裴詡菴侍郎辯之載池北偶談然語焉弗詳也考趙昇朝野類要云舊制有三京分司之官乃退閒之祿神宗置宮觀之職以代之取漢祠官祝釐之義雖曰提舉主管其宮觀實不往供職也故奏請者多以家貧指衆為詞降旨則曰依乞差某處宮

觀任便居住惟京師宮觀不許外居此雖優士大夫之典而儕衣冠於道流亦自非理

笭箵之箵有平上二讀元次山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蘇子美松江觀漁詩擬來隨爾帶笭箵謝幼槃嚴陵詩身前萬事一笭箵皆在青韻今小本詩韻止收笭字誤

宋二謝無逸逸幼槃邁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凡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

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絶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却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温潤玉介導我友澹薄朱絲絃只疑蟬蛻遊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邠老詩句至今藉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不減其詩

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為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録云有鄭𣗳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礱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𣗳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為謫仙人天性倜儻勇於為義真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為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

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吞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尚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唐衡州刺史呂温集十卷詩二卷雜文八卷温于詩非所長贊頌等時有奇逸之氣如史所稱凌烟閣功臣贊張始興畫像贊及集中三受降城古東周城望思臺成

阜諸碑銘皆有可傳者惟武侯廟記持論頗謬同時劉禹錫柳宗元亞稱之温亦伍文之黨八司馬之貶以使吐蕃獨免於禍與竇羣羊士諤共傾李吉甫而其父渭亦附裴延齡皆非長者葢其門風如此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葢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温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黄太

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為佳

唐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昔人謂其工為情語善竅窕之思觀集中秦夢記異夢録湘中怨詞歌者葉記等信矣然頗類傳奇小説姚鉉聚不之録毋亦以其誕謾不經耶至以滄寇李同捷之誅朝廷與栢耆牽連同貶實以兩河諸將之譖姑謫罰以悦其心耳而泯公武遽以為亞之狂躁輔耆為惡愚矣哉吾讀下賢與鄭使君書而悲之

李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此獨謂三百篇耳若後來韋孟等作有何興寄但如嚼蠟耳風雅中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斾旌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等句後千萬世縱有能言更從何處著筆耶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徐鉉寶臣著宋都官員外郎胡克順所撰天禧中表進批答甚優五代時中原喪亂文

獻放闕惟南唐文物甲於諸邦而鉉鍇兄弟與韓熙載為之冠冕常侍詩文都雅有唐代承平之風入宋與湯悅即殷崇義奉詔撰江南録至金陵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歴數為言詠後主文尤極悱惻讀者悲之老學叢談記常侍入汴市一宅居後見宅主貧甚曰得非市宅虧價而至是耶吾近撰碑文獲潤筆二百千可以相濟其人堅辭亟命左右輦致之其厚德如此集外又有稽神録若干巻予家亦有寫本

虎為西方猛獸毛族皆畏之然觀傳記所載能制虎者不一而足如師子銅頭鐵色能食虎豹駮如馬一角食虎豹兹白出義渠國食虎豹酋耳似虎遇虎則殺之䶂犬能飛食虎豹黄腰形似鼠狼取虎豹心肝而食竹牛能伏虎生子竹中虎行過即懾伏又蝟能制虎諾皐記狒胃食虎猬無骨入虎腹自内齧虎漢武帝時西域貢獸如貍以付上林虎見之閉目不敢視或曰猛𤞣也五色師子食虎于巨木之岫近見南海子象與虎闘往往

殺虎則虎之威亦僅僅耳

康熙十五年餘姚有客山行夜宿山神祠夜半有虎跪拜祠下作人言乞食神以鄧樵夫許之明晨伺於祠外果見一樵過之逆謂曰子鄧姓乎曰然因告以夜所聞見戒勿往鄧曰吾有母仰食於樵一日不樵母且饑死生命也吾何畏哉遂去不顧客隨而覘之樵甫采薪虎突出叢箐間樵手搏數合持虎尾盤辟久之虎不勝憤乃震哮一躍拔尾負痛遁去樵遂而殺之客逆勞之樵

曰感君高義盍導我至廟下既至大詬以死虎示神曰今竟何如遂碎其土偶樵一笑躍上神座瞑目而逝鄉人重為建祠額曰鄧公廟

上諭户部蠲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刑部尚書臣士禎大理寺卿臣李斯義等公疏謝

恩

十月十一日

駕幸西安府閱駐防滿洲兵馬

上諭蠲免山西所欠谷草大學士臣吳琠臣陳廷敬等
公疏謝
恩
蠲免陝西四十二年以前積欠錢糧右春坊贊善臣范
光宗等疏謝
山西平定州知州劉學嘉上疏為其父劉欽鄰請謚畧
云臣父其係順治辛丑科進士原任平樂府富川縣知
縣康熙十三年值孫逆延齡叛亂罵賊殉節仰蒙

聖慈温綸洊錫優贈太僕寺少卿廕子入監讀書
特賜祭塋以小臣疊邀異數臣捐糜頂踵難報高厚於
萬一但查蘇松糧道臣馬逸姿伊父馬琛原任永嘉縣
知縣與温處道臣陳丹赤同時殉節屢被
聖恩優䘏四十二年
皇上南廵逸姿為父請謚仰蒙俞允臣父欽鄰死節與
琛正同幸逢
聖駕西廵誠千載一時之會用敢披瀝下誠援例上請

懇照馬璟之例一體予謚奉
旨下部議
賜謚忠節
特起前贛南道副使劉蔭樞為雲南按察使蔭樞韓城
人官給事中有剛直聲外轉註誤革職家居至是由廢
籍擢用人皆誦
知人之明云
十月蒙

恩賜內閣九卿西域蒲桃人二株臣以尚書與焉

十二月恭領

萬壽節

覃恩誥命三軸祖父皆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祖母母皆夫人已階資政大夫妻

贈夫人

特擢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汪灝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兼督陝西學政

禮部右侍郎王項齡轉左侍郎以内閣學士王九齡為
禮部右侍郎同胞兄弟也其胞弟鴻緒時為工部尚書
兄弟三人同時八座

特諭蔚州壬戌進士魏學誠改官翰林故刑部尚書象
樞子也以其文居官清正故有是
命

學士初無大稱唐中宗欲以寵大臣始有大學士之名
五代有文明殿大學士為宰相兼職明設華蓋文華武

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凡五正五品後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而為六加尚書乃為正二品

王西寧仲威鉞署腮臆說說山繭一條甚悉可補孫文定廷銓山蠶說所未及輒録於此欒溪談記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爾雅曰檿山桑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紬爾雅又曰蟓桑繭讐由樗繭今萊陽之山繭紬蓋樗繭也按山繭即禹貢之檿絲今之山紬

檏𦺇又別一種乃今之椿紬也檏不才木也土人嫌其名故借名椿取莊子大椿之義然則爾雅所云蟓桑𦺇即今山桑檿絲是也讐由檏𦺇今檏絲借名椿𦺇是也山東謂檏為臭椿

又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吐出結為小窩啣飛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又云紫色者尤佳湖海搜奇又云出廣東陽

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

陳晉州士業宏緒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山虛水深萬籟

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能理會此段便是羲皇以上

人王山史宏撰嘗取俞益期牋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

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士業又云陸務觀梅究陵别集序蘇翰林多不可古人

惟次韻和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坡公又有和梅

之作今集中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矣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槩見凡兩樵熈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録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於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録入之詩云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鬬鷄兒酒肉堆中不知老燕兵忽自天上來祿山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鐵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

劦支多馬死竞功舜徳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功
銘徳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厓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
悔禍人心開夏為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
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又鷩人興廢傳
天寶中興碑上令生草不知負國有奸雄但說功成尊
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虢秦韓國皆天才死中羯鼓玉
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
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

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返南内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祇能道春薺長安作斤賣右二詩未為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逸篇乎故著之

馮吉少卿五代相道之子世但知其無賴不知其頗有文學釋文瑩玉壺清話云吉凡賓僚飲讌常為不速之客酒酣輒彈琵琶彈罷起舞舞罷賦詩自謂馮三絶嘗

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嗟服予謂此子欲學晉人作達當不減謝鎮西勝長樂老多矣可謂幹父之蠱者也

宋戚密學綸初知太和縣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祖先櫛沐蟣蝨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後者此與唐太宗縱囚何異近見吳江鈕玉樵琇所記亞孻音來事尤奇亞孻者廣東增城縣獄卒也為人樸愿萬歷戊午歲逼除獄囚五十餘人相聚而泣亞孻問之對曰歲期將届邑之人父母妻子皆得聚首吾曹獨陷縲絏

相見無由是以悲耳亞𧭂俛首良久曰無難也但汝曹
勿負我衆環叩其故曰與爾輩約各還爾家俟正月二
日畢赴獄我縱爾罪當死爾不來我當死爾來而一或
不至我當死即不釋爾而吾筭盡亦無所逃死等死耳
何如為此一事快然而死也言已悉縱之明年新正二
日囚悉至如期集者按籍呼之不逸一人亞𧭂鼓掌大
笑曰善哉遂趺坐而化衆哭拜浴其體而加漆焉事聞
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聞於朝以為縣之獄神廟祀至今

疾病疫癘禱之其應如響陸文定公耆餘雜志云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呂釋械放歸如期而至又臨淄令曹攄因臘大辟新歲聞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歸獄正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人之尤以必能者也然而太宗賢君也戚呂曹士大夫也亞溢一獄卒耳而能為賢君名臣之所為不尤異乎

宋收仲中丞行賑邳徐間於村舍壁上見二絕句不題

名氏眞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夜倚樓小庭月色近
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碧雲如水流渺渺孤城白
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
處山
歷下孫氏有別墅在濟南郡城西北十里而近其地四
面皆稻塍與㟧華兩山相望圃中有泉相傳趙松雪洗
硯泉也一日圃丁治蔬畦得石刻於土中洗剔視之乃
松雪篆書二詩抱膝獨對華不注孤吟四面天風來泉

聲振響暗林壑山色滴翠落莓苔散髮不冠弄柔翰舉杯白月臨空堦有時扶節步深谷長嘯袖染烟霞回竹林深處小亭開白鶴徐行啄紫苔羽扇不摇紗帽側晚凉青鳥忽飛來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趙孟頫題松雪篆不多見此石刓缺處惜為石工以意修補寖失古意

今其地名硯溪在濼口之南

康熈丙子余以祭告使秦蜀過劒州之南門外有小廟一區方改作問之曰鄧艾廟也余謂不祀姜伯約反祀

鄧艾於義悖矣乃從來有司無昌言毀之者何也欲賦詩正之未果後見唐人唐彥謙一詩云昭烈遺黎死尚羞揮刀斫石恨譙周如何千載留遺廟血食巴山伴武侯已先我而言之矣以此見三代之直不泯

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皆柳文暢詩也六朝名句灼然在人耳目者而其詩話謂吳興趙孟頫有句云云置之齊梁矯矯有氣可謂眯目人道白黑而詩話類編取之亦不注作者名氏閱之不

覺捧腹當是松雪嘗書二詩渠遂謂是趙作耳又如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是坡公古詩首四句而朱隗撰明詩平論乃以為陳繼儒絶句蓋亦以陳嘗書此四句而誤也又姚佺撰詩源載一詩云白日騎羊三洞逺青天捫蝨萬峯高乃宋末人詩見謝翱天地間集而不之知然如麗江木青太素軒詩不是閉關防俗客愛門能有幾人來即宋人賀家湖上天花寺詩近某亦載之明朝詩何也

謝宣城洞庭張樂地李太白黄鶴西樓月二詩同是絶唱唐人劉綺莊詩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廻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妙處不減謝李徐昌穀洞庭葉未下一篇尤為清警右四詩皆奇作也

頃有太學生某來謁言近日旗下子弟競尚一書書肆價直為之頓貴因叩何書某俛首久之對曰似是文選昭明余匿笑而罷

明詩至楊升菴另闢一境真以六朝之才而兼有六朝之學者其詩如詠柳垂楊垂柳綰芳年一篇世共知之又古意淩波洛浦遇陳王鳷鵲詞秦時明月玉弓縣關山月迢迢賤妾隔湘川出關擬唐人狼弧芒角正彎環塞下曲長榆塞上接龜沙諸篇工妙天成不減前作又青蛉行寄内絶句亦絶妙大抵皆自古樂府出益都王遵坦太平論明詩獨推新都為性之者亦自有見

王端簡公宏祚字玉銘滇之永昌人為户部尚書時嘗

屬余選張含禺山集余尤喜集中頴川侯祠一篇足稱
詩史至結句云陰風古樹無窮恨長為英雄弔九泉可
以泣鬼神矣

丹鉛錄云麗情集載湖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
劉夢得柳枝詞云云此詩甚佳而劉集不載余按此乃
白樂天詩詩本六句非絶句題乃板橋非柳枝葢唐樂
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達夫開篋淚沾臆本古
詩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滿目淚沾衣本汾陰行止

取末四句是也白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今重過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板橋在今汴梁城西三十里中牟之東唐人小說載板橋三孃子事即此與謝宣城之新林浦板橋異地而同名也升菴博極羣書豈未睹長慶集者而亦有此誤耶

南海鄺露湛若嶠雅有詩云峻嶺極金瀕摩天見九真初見鈔本作金鄰出吳都賦後讀升菴集云張籍蠻中

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溠金溠交趾地名水經注所謂金溠清渚是也溠與鄰通今刻本作麟非詩話類編又一條最可笑者併書之以發一噱云唐高適官兩浙觀察使過杭之清風嶺題詩云絶頂秋風已自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山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至台州事竣復登僧房欲改為半江僧言月前有一官過此稱詩佳矣但一字不如半字適驚問何人僧曰義烏駱賓王也勿論二人之世遠不相及此詩乃晚

唐任翻巾子山寺詩亦非達夫作達夫又未嘗為兩浙觀察使乃駱既代宋之問吟樓觀滄海日矣又為達夫改此半江何其不憚煩耶遇宋時已稱老僧何時鍊形住世又還俗為官人而為此僧熟識耶

具區志止載麴信陵投江禱雨文余讀洪文敏萬首絶句載信陵詩三首一過真律師舊院一酬談上人海石榴一出自賊中謁恒上人詩皆不工而信陵篇什賴此尚存後世按信陵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以六年為望

江令白樂天秦中吟云身殁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則信陵卒於官未嘗遷秩審矣不知其何時陷賊豈未第以前事耶

余康熙乙巳春將去廣陵偶以公事至如臯冒辟疆裒約余修禊水繪園别業時通州八十老人邵潛潛夫及宜興陳維崧其年縣人許嗣隆山濤及冒氏諸子咸在坐分體賦詩余得七言古體坐湘中閣立成十章黃岡杜濬于皇後至他日或問之曰阮亭詩如何杜曰酒酣

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
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山西興縣去城十里許有一洞洞中有二小人長尺許
衣似樹葉時出洞門坐立冬即罕出見漱石閒談此與
月山叢談所記相類
徐東癡夜高士隱居系水之東蓬門晝掩惟余兄弟時
過之先兄西樵贈詩云美人自妝能貽我名士如蠅總
附君余時尚少亦有句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

續玉臺諷之輒想見其人

吳地記云琴高宅在交讓橋法海寺西五十步又有來魚橋郡人丁海與琴高友善共營東皐之田行田畔忽見大鯉魚長丈餘法海試上魚背凝然不動琴高登之即飛騰冲天而去按列仙傳琴高趙人乘鯉入涿水又有仙蹟在涇縣之琴溪溪出小魚如丙穴名琴魚而法海自是寺名乃傅會以為人名鄙謬極矣因論馮驩三士事連類及之以資嗢噱

續夷堅志又載党承旨藏周亞夫印東鹿柴揖主歷城簿得彭宣宏印臨淄農夫鄭某耕田得方寸銅印紐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視之形狀纖悉畢備鄭未有子自此遂產九男

香祖筆記卷五

香祖筆記卷六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康熙四十三年三月西城外有盜發古冢視其誌銘乃明特進榮禄大夫柱國食禄一千一百石修武伯沈清墓也清字永清滁州人洪武壬申嗣其父為燕山前衛百戶守禦開平永樂間五從車駕北征有功累陞本衛世襲指揮同知洪熙中陞後軍都督府僉事賜蟒龍衣

充叅將鎮守大同尋命為總兵官鎮居庸宣德中征樂安州破烏良哈北狩洗馬嶺皆扈從陞都督同知總督官軍匠作修造京師城垣濠塹橋道正統中陞左都督勑諭提督營建奉天華葢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宫正統辛酉告成特陞令爵錫誥劵于孫世襲以八年夏四月戊戌薨年六十七葬阜城關北原子榮孫煜留守中衛指揮王淳撰文卞聚書龔善同篆予考弇州仁宣以後功臣伯表無清名故具録之

李龍眠五馬圖一卷後題云右一匹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左騏驥院收于闐國進到鳳頭驄八歲五尺四寸　右一匹元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左騏驥院收董氊進到錦膊驄八歲四尺六寸　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廿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六寸　元祐三年閏月十九日温溪心進照夜白（右止有四馬闕一）

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遺幅者然中朝士

大夫多嘆息伯時當在臺閣僅為善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蹔熱之聲名儻來之軒冕殊不汲汲也此馬䮽駿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為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　余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酺池寺魯直方為張仲謨箋題李伯時天馬圖魯直顧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盖神魄皆為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

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予瀟湘江上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二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汎舟訪劉延仲于眞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時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巋然獨在徬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叙本末且以玉軸遺延仲使重加裝飾云空青曾紆公卷書

右為毘陵莊氏家藏

毘陵大姓朱氏蓄一古大盤盤中凹處有鴨形或漁於湖得一銅鴨朱以賤直購之以合盤中鴨影不爽銖黍注水於盤鴨輒浮起游泳而浴始知寶之右見庚巳編

王介甫唐詩百家選全本近牧仲開府寄來新刻乃常熟毛扆所得江陰某氏藏本計百有四人有乾道己丑蘭皐倪仲傳序畧云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之門嘗見是書頃有親戚宦南昌得之臨川以歸惜其道遠難致

且字畫漫滅故鏤版以新其傳云余按其去取多不可曉者如李杜韓三大家不入選尚自有說然沈宋陳子昂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眘虚劉文房柳子厚劉夢得孟東野槩不入選下及元白温李諸家不存一字而高岑皇甫冉王建數子每人所録幾餘百篇介甫自序謂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然乎否耶世謂介甫不近人情於此可見故物自可寶惜然謂為佳選則未敢謂然請以質諸後之善言詩者當知予言不妄

白醉璅言 王兆雲著

載孟中丞者好藏墨有一挺為朱紫陽欵是南宋故物又云羅文龍墨如空青水碧珊瑚木難

兩山墨談 陳霆著

云長淮為南北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未有以江名者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未有以河名者二條之外北之在高麗者曰混同江曰鴨緑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皆在荒徼外禹跡之所畧也

又云朋黨二字為萬世之禍始見於漢書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此王伯厚之言也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内爭朋黨隂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則朋黨之說其來尚矣

又云晏子飂吟而飂啼蒼莽踟躕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卻顧於斷蹊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壠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必晉宋間文人僞作余謂此段文字不甚類晉

宋間人絶似唐柳子厚劉夢得孫樵輩造語周鼚到雖一篇亦庶幾爾

唐人作集序例叙其人之道德功業如碑版之體後則歷舉其文某篇某篇如何如何不勝更僕如獨孤及權德輿諸序及英華文稡所載皆然千篇一律殊厭觀聽至昌黎始一洗之若皇甫湜作顧況集序亦能不落窠臼可以為法

文選而下惟姚鉉唐文稡卓然可觀非他選所及其録

詩皆樂府古調不取近體尤為有見余嘗取而删之與英靈間氣諸集删本都為十種竝行於世亡友姜編修西溟宸英又嘗删其賦頌碑誌序記等雜文為一編西溟歿此書不知流落何處其從弟宸夢字友棠余門人也當訪之

王逢原吉梧溪集有過廣浦聰上人觀湖廣郎中余闕撰書滎河化成寺碑記淮西憲僉王士點篆額詩士點吾鄉東平人士熙懋學之弟常輯禁扁若干卷余家有

鈔本又有陳棨閤録示至正十一年死節臣屬圖举以下十三人王侯以下九人徵詩首云是年二月山東副都元帥圖戩哩師出鄒平縣中流矢死今鄒平誌不及載當補入之

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暋宣德中以秀才舉

授南康府照磨未幾卒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
星子之東澗祖母黃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
集首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序言原吉初學詩
於延陵陳虞卿虞卿與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
有元戚時楊范諸公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
官東流尹亦序云

甲申夏不雨暑酷甚偶讀鍾退谷集雜文有扇筳銘云
藏汝逸女女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之能終其

天年哉余感嘆其言因注其旁云殺君馬者路旁兒當下此一轉語

廣陵陸㴻字無從隆萬間有詩名江都友人貽其集末有張君其為作小傳云無從少游京師識李西涯伴食中書投詩云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云云按陸上距宏治之世遠不相及安得以此詩屬之誤矣

鍾惺初名恬字叔靜竟陵人惺之弟也以諸生終其詩絕有風骨不肯染竟陵習氣古詩如大將雖自貴少小

為奴隸男兒不殺賊自應愬死邉城夢想通侯貴意氣始得雄近體如桐新春後葉竹正午時陰皆佳境有半疏園集惜不傳

余於唐人之文最喜杜牧孫樵二家皮日休文藪陸龜蒙笠澤叢書抑其次焉一日偶讀震澤集其跋樵集後云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又書日休集後云予觀襲美與陸魯望唱和跌宕怪偉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文藪多感慨激昂文中子碑

配饗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益嘆前輩鑒識之允議論之公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余一知半解亦自有與古人暗合者録其言以自信

余嘗欲取唐人陸宣公李衛公劉賓客皇甫湜杜牧孫樵皮日休陸龜蒙之文遴而次之為八家以傳恨散於吏事不遑卒業倘乞骸骨歸田後當畢斯志聊書此以當息壤

湖廣土司彭九霄之母有玉跳脫一隻中有一蟻歷歷

分明自能蠕動又武林金編修家有猫眼寳石一枚其睛正午則如一線過午即圓陸延枝說聽云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歸慈感寺供養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右與唐文宗食蛤事相類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如余池北偶談所記廣陵銀杏樹中觀音大士像則又所目擊也

余嘗觀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曰逺人無目逺水無波逺山無皴又王楙野客叢書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畧有筆墨意在筆墨之外也

嘉靖中陸浚明粲為給事中疏糾張孚敬桂萼上為罷二相旋以霍韜言召還陸坐是謫都匀驛驛丞林居十八年韜復有疏尉薦陸笑曰天下事壞於此輩僉人之手乃復欲以餘波汚我耶余嘗論韜平生真小人之尤黄宗羲輯明儒學案不當闌入觀浚明之言韜在當時

物論可知矣洪洞范進士彪西鄗鼎撰理學備考亦頗以余言為然

古今傳記如拾遺記東方朔外傳之類悉誕謾不經然未有如諾臯記之妄者一事尤可捧腹云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嘗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乘天翁車騎白龍振策登天天翁追之不及堅既到天宮易百官

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鄙倍至此不可以欺三歲小兒而公然筆之於書豈病狂耶段柯古唐之文人何至乃爾

諸臯又載妬婦津乃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聞伯玉誦洛神賦自況死武明空嘗過此津不敢渡先兄西樵過之有詩云觧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亦快心語也

唐張祜詩内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按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内人亦曰前頭人凡出戲日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謂之進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餘悉讓内人如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又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涼州甘州柘枝黃麞拂菻胡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又有劒器胡旋胡騰等按記中所列曲名如小秦王武媚孃皆李唐本朝事與呂太后並列不避忌竹枝本名竹枝

子與采蓮子漁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鄉子赤棗子生查子等並列今獨去子字但云竹枝若楊柳枝則其本名又有字舞花舞馬舞

倦游録載辛稼軒患疝疾一道人教以薏苡米用東壁黄土炒過水煑為膏服數服即消程沙隨病此稼軒以方授之亦效予苦疝十七年矣一日陳悦巖相國讀倦游録鈔以見示明日往暢春苑相遇予曰承公惠妙方當愈宿疴又以自貿相國問何故予曰此疝辛稼軒程

沙隨都曾害過正自不惡與二公同病相憐豈復尋常人哉聞者皆為絕倒

廣州城南長壽菴有大池水通珠江潮汐日至池南有高閣甚麗可以望海其下曰離六堂主僧其乙一聯予為題云紅樓映海三更日石瀨通江兩渡潮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荅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偷憑意稍觧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尚西

崑體伶人有為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為爾答曰近日為諸館職撏撦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來所為詩人間多有其本其為人撏撦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已有偶書之發一笑粲

王勉夫紀聞載東坡一日與歐陽公論五代史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千秋公議當時坡公固已發之是謂諍子然劉壯輿作五代史糾謬以示東坡坡答以王介甫嘗謂

其當修三國志其不敢當正畏如公之徒摭拾其後耳東坡詩筆妙天下外國皆知仰之子由使北詩云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其盛名如此然當時尚有指擿其用事之誤者予居易録中已言之王楙紀聞又云吳人方惟深子通絶不喜子瞻詩文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方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著也其狂僭至此譬蟣蝍轉糞語以蘇合之香豈肯顧哉

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葢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流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儲光羲而下方是荆公自去取大歷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況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賈至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昚虛綦毋潛劉長卿李賀諸公皆大名家而集皆無之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袵而莫敢議可嘆也與予前論暗合若符節益信予所見非謬

然予實不記憶滄浪先有此論也

戶部覆江西䕶廵撫印南贛道徐其覆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畧云南源山係附近名山之總名庾崇二縣接壤雖山間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必其無云云奉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

王言洞見萬里矣

浙江廵撫副都御史張泰交疏言黄巖縣民葉中吉年一百三嵗請

賜金建坊禮部覆准允行

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為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譽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則予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翃中唐詩人眉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晚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為惡

詩記文章者宿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顧楊大年正人
亦爾則不可也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
詔朱昂撰記文成敦崇嚴重上深加嘆奬與宗人朱遵
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跡又詔舉賢良昂
舉陳彭年杜鎬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舉
人況彭年實有才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直
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
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

嘗請修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碑石刻惜未購得耳後大年竟夭死石介至詆為文妖或亦少時輕薄之報耶龐文英文昌雜録言時政記始於唐文昌左丞姚璹至宋則周翰踵之有此請也

文昌雜録云鼎州通判柳應辰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口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按應辰官都官員外郎

嘗書夬字符於浯溪磨厓碑旁即其人也

唐宋京朝官遇令節即放假休沐又有旬休之例文昌雜録休假歲凡七十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慶節上元節同天聖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降聖節臘日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社日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陽立冬各二日上中下旬又各一日包拯奏言每節假七日廢事頗多請令後祇給假五日當時京

朝官優游如此此風至明不復有矣然宋人猶謂每春花時祇於擔上見桃李何也

越中筍脯俗名素火腿食之有肉味甚腴京師極難致偶閲安老懐幼方載製芭蕉脯蓮子脯牛蒡脯法與製筍脯法畧同録之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煑熟去汁再以清水煑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乾薑熟油胡椒等研浥一兩宿取出焙乾畧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取嫩蓮

房去蒂去皮用新汲井水入灰煑浥如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匾作片收之　十月以後取牛蒡根洗乾去皮用慢火少煑勿太爛硬者熟煑并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蕉脯法浥焙取乾　薝蔔鮓方薝蔔即梔子也采嫩花釀作鮓最為香美昔劉賓客饋白太傅蔔茴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有詩載集中

宋長安隱士高繹有古人絶行慶歷中召至京師欲命以官固辭還山特賜安素處士家甚貧妻子凍餒終不

以困故受人餽遺閉門讀書而已右見龎文英文昌雜録末引處士譏种放詩且云志意修則驕富貴道德重則輕王公惟安素無慚矣予撰古懽録偶遺之遂録於此

雜録言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莊穆此公主賜謚之始予撰謚法考未遑考證及此并録之

唐宮殿皆植花柳宋植楸槐明代皆無之本朝沿明之舊

宋初諸公競尚西崑體世但知楊劉錢思公耳如文忠烈趙清獻詩最工此體人多不知予既著之池北偶談居易錄二書觀李子田（蓘）蓺圃集載胡文恭武平（宿）詩二十八首亦崑體之工麗者惜未見其全聊摘錄數聯於左（函谷關）漫持白馬先生論未祗鳴鷄下客功（次韻朱況雨）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淮南王）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內書（南城）蕩槳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堤（沖虛觀）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趙宗道歸

筆下江浦嘔啞風送櫓河橋勃窣柳垂隄自注司馬相如賦云媻姍勃窣上金隄感舊粉壁已沉題鳳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塞上頡利請盟金匕酒將軍歸臥玉門關殘花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侯家彩雲按曲青岑醴沉水薰衣白壁堂前檻蘭茗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津亭西北浮雲連魏闕東南初日照秦樓古別離佳人挾瑟漳河曉壯士悲歌易水秋雪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荊王翠被深次韻徐爽見寄俠儒自是長三尺癖統都來直數金早夏睡驚鶯語頻移枕

病起蛛絲半在琴風調與二公可相伯仲起結尤多得義山神理不具録

杜詩户外昭容紫袖垂薟唐制天子臨朝則用宫人引至殿上至天祐二年始詔罷之是全盛之時反不如衰亂之朝為合禮也故中宗時皇后公主及上官昭容往往與羣臣雜坐賦詩優伶至有裴談李老之謔可謂無禮之甚者而郎官直宿亦有侍女新添五夜香之句不曉侍女當是何色人也宋明已來乃為嚴重矣

本朝朝儀大朝日

駕出乾清門至保和殿稍駐大學士學士都察院左都御史以下堂上官翰林起居注官於保和殿門外行三跪九叩頭禮先行自甬道入太和殿後門出立簷下內閣東立西向都察院西立東向然後

駕至太和殿陞座惟起居注班殿內在諸王之後亦儒臣之極榮也

宗室相班諸王之上樞密使班諸王下至明諸王始不

與羣臣齒列為得大體若唐宋以來皇子諸王尹京遥
領節度使之類一切罷去尤為得體迨
本朝亦然凡大朝日諸王貝勒子謝
恩者皆拜於殿陛上與羣臣迥絶矣
呂正獻公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士大夫罕接見
惟談禪者稍得從容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僧
寺隨僧齋粥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此真可一笑也
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

唱名之後必降階謝康熙庚辰科館選庶吉士大學士
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兼掌翰林院
事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
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
本朝京官三品已上陞遷
命下宣
旨後即赴後左門啟奏謝
恩仍於鴻臚寺報名候大朝日於太和殿謝

恩已卯十一月

上傳户部尚書馬公齊禮部尚書佛公倫吏部尚書熊公賜履禮部尚書張公英皆拜相户部尚書陳公廷敬轉吏書兵部尚書杜公臻轉禮書刑部尚書李公振裕轉户書予以左都御史遷刑書同日

命下大學士伊桑阿公王公熙等於一統志館宣

旨訖隨同赴

乾清門啟奏謝

恩此亦向時所未有也後旬日始以吏部左侍郎王公澤弘為左都御史則由吏部開列疏請云

徐度卻掃編云嘗見杜祁公少時手書所節史記一編字如繩頭筆筆端楷首尾如一且極詳備如禹本紀九州所貢名品畧具焉是時刻本書尚未盛行前輩之苦心為學如此豈後人所及

宋時士大夫為王氏之學者務為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柚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

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即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為之軒渠

徐敦立云唐人詩集行於世者無慮數百家宋次道家藏最備嘗以示王介甫俾擇其尤者今百家詩選是也然則予前所云陳伯玉張道濟張曲江王右丞韋左司諸公之集次道家盡無之耶抑有之而見擯於介甫耶

如此等著閒之集皆無之何以稱備有之而不取尚得為有目人耶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慎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

古來相業之盛莫如北宋劉莘老謝右僕射表曰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勲名繼踵纔五十二人可見得人命相之難乃明末崇禎十七年間拜罷遂至五十人欲不

亂得乎

宋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備太師童貫少師梁師成少保楊戩餘即蔡京王黼蔡攸鄧洵武之流凡十人而宦寺居其三予昔使廣州游光孝寺觀偽南漢所造鐵塔四角有諸僧題名列銜皆金紫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又當時崇尚宦寺士人多自宮以圖進用亂朝之舉措可笑如此

唐時有走馬慿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為笑宋亦置高蹈

丘園科許於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名實相悖真可一噱也

古彩選始唐李郃宋尹師魯踵而為之元豐官制行宋保國者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其兄原父見之喜因序之而以為己作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為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為主而魏吳分兩路遞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馴

雅有義例也

馮祭酒具區(夢禎)跋孫覿尚書尺牘云陽羨孫老得東坡
棄婢而生尚書實坡公遺體予跋鴻慶集既辯之矣頃
又考得一事坡往陽羨惒村舍見一童子頗聰慧出對
句云衡門稚子璠璵器童子應聲曰翰苑仙人錦繡腸
坡喜之童子即覿也然則遺體之說益知其妄矣予跋
鴻慶集惜未睹此故再著之

南唐二徐鉉無子鍇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

郎家王鋋性之嘗訪之鋋錯告勅具在文言嘗見錯文集有南唐宫人喬氏出家誥令騎省集三十卷尚完楚金集則不傳矣泰和縣白鶴觀云有楚金書碑予以康熙甲子奉使東粤過之維舟特訪此碑亦不復存錯謚文公

魏野詩數聲離岸櫓幾點别州山一篇最佳王彦輔記其一絶亦有風致可喜城裏爭肴城外花獨來城東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茶

劒俠傳言嘉興一囚善繩技至戲塲捧繩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擲空中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乃拋至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其人隨繩身足離地高二十餘丈勢如鳥隼旁飛遠颺望空而失又默記載晏元獻罷相守穎州一日有人呈踏索之技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緣索而上疾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有牌軍白曰頃出戍曾見此等事此妖術未能遠出府門但請闔譙門大索必獲之乃命衆軍凡

遇非衙中舊有之物即斧斫之最後至馬院一卒曰舊有繫馬樁五枚今有六何也亟以斧斫之乃妖人耳遂獲之

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吳地錢塘江以東乃爲越地故唐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予讀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南伐越破檇李左傳史記亦然越絶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就李即檇李然則春秋之時嘉興本越之北境初不隷吳唐詩云云非也

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畧初盛攬之憒憒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為正宗杜子美為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為名家則非是三家者皆當為正宗李杜均之為大家岑嘉州而下為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

余辛丑歲客秦淮邀笛步曾有和友人石厓秋柳小景絶句云宫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摇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表韡菴于令見而戲余曰忍俊不禁矣

近日金華刻元陳樵鹿皮子集郡人盧聯所編刻於明正德戊寅令邵陽縣丞會稽董肇勲重刻於婺郡凡古賦十五首為一卷詩三卷卷首載宋文憲公所撰墓銘董有序頗佳又云原刻有慈谿周旋序佚去不載甲申

董自秦中以卓異入京

陛見來謁以是書為贄惜未暇晤其人

香祖筆記卷六